

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考述

陈旭耀

编者按：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是《西厢记》明刊本中的重要善本之一，现仅日本内阁文库有收藏。国内学界由于较难获见，对此刊本的认识存在偏差。笔者因师缘得见此刊本真面目。本文认为，继志斋刊本是《西厢记》刊刻史上另一重要明刊本——龙洞山农刻本的覆刻本，今已失传的龙洞山农刻本可藉之予以了解。继志斋刊本的更早源头可以上溯到今存最早的完整刊本——弘治岳刻本，以它为代表的“重校北西厢记”一系刊本，已经构成了明刊《西厢记》中的一大系统。并且它对后来的刊本如凌濛初校刻本，闵遇五校刻“会真六幻”本等均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西厢记》；继志斋刊本；龙洞山农；弘治岳刻本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1)05-0032-06

万历二十六年（1598），秣陵继志斋主人陈邦泰刊行了《重校北西厢记》，同时还刊行了《重校琵琶记》，成为明代戏曲刻书史上的“西伯合刊”本之一。

陈邦泰，字大来，秣陵（今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他所经营的继志斋书坊，刻书极多，尤以刊行戏曲等通俗书刊出名^①。这本《重校北西厢记》在《西厢记》的版本史上，意义重大，价值甚高，但由于此书仅日本内阁文库有收藏，国内学者难以见识其真面目。业师黄仕忠教授数年前从日本访得此珍贵善本，并将该书照片资料转赠与我，因此，笔者才有幸得以详阅此人间孤本。

有关此本的版式特征、基本内容、所收附录等，拙著《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②已作详尽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拟重点讨论继志斋刊本与之前刊本的关系，以及它对后出刊本的影响等，管窥之见，难免不当，乞望学界前辈不吝指正。

一、龙洞山农及其《刻〈重校北西厢记〉序》

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以下简称继志斋刊本）卷首附有龙洞山农所撰《刻〈重校北西厢记〉序》一篇，其文如下：

词曲盛于金元，而北之《西厢》、南之《琵琶》尤擅场绝代。第二书行于众庶，所谓“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妄庸者率恣意点窜，半失其旧，识者恨之。顷《琵琶记》刻于河间长君，其人学既该涉，复闲宫徵，故所雠校，号为精惬，盖词林之一快矣。北词转相摹梓，踏驳尤繁，唯顾玄纬、徐士范、金在衡三刻，庶几善本，而词句增损，互有得失。余园庐多暇，粗为点定，其援据稍僻者，略加诠释，题于卷额，合《琵琶记》刻之。风雨之辰，花月之夕，把卷自吟，亦可送日月而破穷愁，知者当勿谓我尚有童心也。

万历壬午夏龙洞山农撰，谢山樵隐重书于戊戌之夏日

① 今存继志斋所刊戏曲，还有《新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新镌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杂剧》、《新镌铁拐李度金童玉女杂剧》、《重校窃符记》、《重校红拂记》（万历辛丑（二十九年，1601）年刊）、《重校旗亭记》（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年刊）、《重校义侠记》（万历壬子（四十年，1612）年刊）等。

② 《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收稿时间：2011-03-08

作者简介：陈旭耀（1968—），江西乐安人，文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戏曲史及戏曲文献的研究。

此《序》首先对当时的戏曲，尤其是《西厢》、《琵琶》的传播作了一番简要的评价，对二剧被“恣意点窜”，深表其恨。所幸《琵琶》已有河间长君校刻本，而《西厢》虽也有顾玄纬、徐士范、金在衡三刻可勉强称善，可究竟得失互见。因此，撰者才乘“园庐多暇”之际，“粗为点定”，并对文中用语偏僻者，稍作解释，合河间长君所校《琵琶记》刊行，世间方有此《重校北西厢记》也。此《序》还是李贽著名的《童心说》之引发者，业师对此已有发明，可参考^①。

有关龙洞山农其人，学界已有考证^②，即明代隆万间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焦竑（1540—1620）。《西厢记》明刊本中的龙洞山农刻本即由此《序》拈出，从《序》文中可知，当年龙洞山农是将《琵琶》、《西厢》二剧合刻，并谓《琵琶记》乃河间长君所校。而今存继志斋《重校琵琶记》卷首恰有河间长君撰于嘉靖戊午年（三十七年，1558）的《刻〈重校琵琶记〉序》一篇，并注明“万历戊戌大来甫重录”。可见，此《琵琶记》正是河间长君所校。综合这些文献信息可推知，继志斋刊本就是龙洞山农刻本的覆刻本^③。因此，已经失传的龙洞山农刻本，当可借继志斋刊本来了解其面目。

继志斋主人陈邦泰与龙洞山农焦竑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今存万历三十二年（1604）序刻的《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6卷）卷首的《题北宫词纪》系龙洞山农所撰，文后有其落款，并钤“弱侯”、“太史氏”印两方，表明龙洞山农即焦竑。并且，《北宫词纪》6卷，每卷卷端次行均镌“秣陵：陈所闻蕙卿粹选、陈邦泰大来辑次”^④，陈所闻系焦竑好友，那一起参与编辑工作的陈邦泰与焦氏也不至于陌生。《北宫词纪》未署刻书堂号，或许就是继志斋所刊行。

继志斋刊本的直接底本是万历十年（1582）的龙洞山农刻本，已无疑。然其更早的来源又在哪？或者说龙洞山农“园庐多暇，粗为点定”，并“略加诠释，题于卷额”所据的底本是否还能找到？下面试作探寻。

二、对徐士范刊本的批评

龙洞山农在《序》文中对当时的《西厢记》版本只提到顾玄纬本、徐士范本和金在衡本，顾、金二本今已失传（按，金本或有裔本存世，笔者将另文探讨），徐士范本尚有传本存世，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均完整无缺。

从文本内容看，继志斋刊本的底本绝非徐士范本，但继志斋刊本的眉批却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徐士范本，这些批语多属对《西厢记》正文中字词的解釋、分析或评论。如，第一出有“博陵崔氏，唐著姓”；“颠不刺，美玉名。又，外方所贡美女名。又，元人以不花为牛，不刺为犬，于此义不相涉，亦可以备考”；“回头一顾，则脚踪微旋，故知其传情”；“‘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厢》关窍”等，均来自徐士范本。笔者经过不完全统计，继志斋刊本取自徐士范本的这类批语共有八十余条，约占继志斋刊本这类批语的一半。还有部分眉批，虽不完全与徐士范本相同，但也源于徐本，只是继志斋刊本作了些改写或补充。如，第二出《僧寮假馆》【小梁州】“胡伶碌老不寻常”句眉批为：

碌老，谓眼也。今教坊中犹有此语。“董解元传奇”云：一双碌老。按，《楚（辞）》“娥眉曼睩，目腾光些”，王逸注：睩，视貌。言美女好目曼泽，睩睩然视，精光腾驰，惊惑人心也。观此，则元人谓眼为碌老，抑亦古矣！

而徐士范本此处的眉批则为：“眼为碌老，今教坊中犹有此语。‘董解元传奇’云：一双碌老。”显然，继志斋刊本对徐士范本作了补充、深化。这种将徐本批语进行改写、补充的眉批在继志斋刊本中有二十处左右。

继志斋刊本采用徐士范本的内容则极少，最明显的一处是第三出【小桃红】后增了一支【么】，其词曰：“一轮明月可中庭，似对鸾台镜。常恨团圆照孤另，转伤情，恰万里长天净。忽的风云乱生，晕的清光掩

① 参见黄仕忠《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第50页。

② 见卜键《焦竑的隐居、交游与其别号“龙洞山农”》，《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又见黄仕忠《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一文中的相关内容。

③ 黄仕忠师亦持此观点，参见其所撰《日本所藏〈西厢记〉版本知见录》。

④ 按，《北宫词纪》中国艺术研究院有藏本，《续修四库全书》现已将其收入“集部”第1741册。

映，吁的人作喟愁声。”并附眉批云：“刘禹锡诗：一方明月可中庭^①。古本无‘一轮明月’一折，姑存之。”这里所谓的“古本”或许就是继志斋刊本的底本——龙洞山农刻本的真正底本，而“古本”是没有这支【么】曲的。这支【么】在明刊《西厢记》中首见于徐士范本，继志斋刊本虽没有明说，但取自徐本是无疑的。不过，继志斋刊本保留这支【么】，更多的原因恐怕是它与刘禹锡的诗有关。因为继志斋刊本对徐士范本的异文多持否定态度，赞成者极少，仅第六出《东阁邀宾》【收尾】“休使得梅香再来请”一句眉批曰：“‘梅香’一作‘红娘’，亦是本来面目。”徐士范本此句即作“休使得红娘再来请”。而且，继志斋刊本的眉批显示，凡遇《西厢》曲文与古诗词相关者，校订者均会一一注出，可见他对这类曲文感兴趣，主要是这些曲文与古诗词有关系。

除上述这支【么】外，我们仅在继志斋刊本中找到两处明显继承徐士范本的曲文，它们是：① 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第四出【甜水令】）；② 我回头儿看（第十出【耍孩儿】之【三煞】）。

继志斋刊本在内容上不仅较少从徐士范本，而且还经常通过眉批否定徐士范本的内容。如，第四出末也是这出的最后一则眉批曰：“一本有‘【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此意不合先说出，且复用【煞尾】，今删去。”而这支【络丝娘煞尾】在今存明刊本中首见于徐士范本^②，故这里系针对徐本而言无疑。这类批语在继志斋刊本中有二十余条，下面以表格列出主要者：

继志斋刊本眉批	眉批位置	徐士范刊本相应内容
一本作“我只见目转秋波”，与下句不相应，今从古本改定。	第七出【庆宣和】“我却待目转秋波”句	我只见目转秋波（第七出【庆宣和】）
“竟”，今本作“险”，不通。	第七出張生白“竟作离乡背井魂”	（生念）……险作离乡背井魂
一本有“【络丝娘煞尾】不争惹恨牵情，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今删去。	第八出末尾	【络丝娘煞尾】不争惹恨牵情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第八出）
“红娘”一作“你娘”，非。	第十出【上小楼】“争些儿把红娘拖犯”句	争些儿把你娘拖犯（第十出【上小楼】）
坊本“瞒”字上增“颠倒”二字，便觉缠绕。	第十出【耍孩儿】“几曾见寄书的瞒着鱼雁”句	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第十出【耍孩儿】）
今本“非”字下增一“是”字，便羞涩。	第十出【四煞】“行儿边湮透的非春汗”句	行儿边湮透的非是春汗（第十出【四煞】）
“遂”，今本讹作“逐”。（按，或许是校勘之误，继志斋刊本也作“逐”）	第十一出【得胜令】“看我面逐情罢”句	看我面逐情罢（第十一出【得胜令】）
“明宵”，一作“今宵”，非。	第十二出“……明宵端的雨云来”句	（生念云）…今宵端的雨云来
一本有“【络丝娘煞尾】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今删去。	第十二出末尾	【络丝娘煞尾】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第十二出）
“拆”，音毗，今误作“折”。	第十三出【胜葫芦】“花心轻拆”句	花心轻折（第十三出【胜葫芦】）
“只”，今本或作“这”，或遗，殊	第十四出【紫花儿序】“只小贱人做	这小贱人做了牵头……出落

① 按，见刘禹锡《金陵五题·生公讲堂》，其诗曰：“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② 按，【络丝娘煞尾】在当今《西厢记》研究界被看作是连缀《西厢记》五本必不可少的一支尾曲，即第一、二、三、四本最后一折末尾应当有【络丝娘煞尾】。但在现存明刊本中，只有徐士范本、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按，徐、熊、刘三本属前后因袭，内容完全相同）和凌濛初校刻本有着完整的四支【络丝娘煞尾】，其它刊本则要么缺第四出（或卷之一第四折）后的【络丝娘煞尾】（如起凤馆刊本），要么干脆全部没有（如继志斋刊本）。第一支【络丝娘煞尾】在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弘治岳刻本中就已缺失，看来佚失已久，它首见于徐士范本，凌濛初校刻本亦当承徐士范本而来。

无短长。“洛的”，今本皆误作“落得”。	了牵头”句与“出洛的精神”句	得精神（第十四出【紫花儿序】）
“启”，今本作“起”，非。	第十四出【麻郎儿】之【么】“启白马将军故友”句	起白马将军故友（第十四出【麻郎儿】之【么】）
“今已后”，坊本作“久已后”，非。	第十五出【叨叨令】“今已后书儿信儿”句	久已后书儿信儿（第十五出【叨叨令】）
一本有“【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今删去。	第十六出末尾	【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第十六出）
“舍”，今作“店”，非。	第十八出【快活三】“冷清清客舍儿”句	冷清清客店儿（第十八出【快活三】）
“俺家人”，今本作“俺家里”，非。	第十九出【金蕉叶】“俺家人有信行知恩报恩”句	俺家里有信行知恩报恩（第十九出【金蕉叶】）
“一鞭娇马出皇都”自是俊语，别作“玉鞭驄马”，非。	第二十出【双调·新水令】“一鞭娇马出皇都”句	玉鞭驄马出皇都（第二十出【双调·新水令】）
“硬捏”作“硬揣”，非。	第二十出【落梅花】“硬捏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句	硬揣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第二十出【落梅风】）
【锦上花】今作使臣唱，非。	第二十出【锦上花】	【锦上花】 ^{使臣唱} ……（第二十出）

眉批中虽称“一本”、“今本”等，未明指徐士范本，但从内容来看，其指向徐本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上表眉批中所言情形，有一部分在弘治岳刻本中也是如此，这说明徐士范本对弘治本有一定继承，故暗合。在继志斋刊本，还有一类眉批，也指向了徐士范本，但却未置可否。如，第十一出【沉醉东风】“多管是饿得你个穷酸眼花”句眉批：“‘酸’，今本作‘神’。”

可见，龙洞山农虽称善徐士范本，但除借用了徐本的眉批外，在内容方面并未怎么称许徐本，且常常责其不当。

三、与弘治岳刻本的关系

笔者在讨论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时，曾指出，从弘治岳刻本这一《西厢记》刊本的早期源头，衍化出两条支流，而继志斋刊本就是其中一条支流的代表^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梳理，看看继志斋刊本对弘治岳刻本的继承情形。

展卷即见，继志斋刊本老夫人的开场白在“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后插入“今日春景天气，好生困人。红娘，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姐姐闲散心要一遭去”一段，而后再接“我想先夫在日”云云。这样处理与其它系统的明刊本完全不同，然这正是因袭弘治岳刻本而来，只稍有差异，如，“春景天气”弘治岳刻本作“春间天道”。这样安排老夫人的说白，也是后来“重校北西厢记”系统众版本的共同特色，甚至还影响到王骥德校注本。

像这种明显与弘治岳刻本同，而与其它系统版本则存有差别的说白，在继志斋刊本中还能找出一些。比如，第二出法本的上场白：“（法本上云）贫僧在这寺内做长老，此寺是则天后盖造的，贫僧乃相国崔珏的令尊剃度的，此寺年深崩损，又是相国修造的。如今老夫人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去，路阻难行，夫人恶市廛冗杂，因此借西厢下居住，待路通收拾回博陵迁葬……”。这段白在后出的容与堂刊本、批点画意本等刊本中也类似，但惟有继志斋刊本与弘治岳刻本完全一样。又如，第五出孙飞虎的开场白：“（孙飞虎上云）自家姓孙……彪镇守河桥，统着五千人马，劫掠良民财物。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有倾国倾城之貌……”。这段说白，容与堂刊本、批点画意本等将“统着五千人马”句与“镇守河桥”句位置对调，且没有“劫掠良民财物”一句；在“有倾国倾城之貌”句前增加了“眉黛青颦，莲脸生春”二句。可

^① 按，笔者已撰《论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一文，对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见，继志斋刊本（或说龙洞山农刻本）对弘治岳刻本的继承与另两个系统的版本是有区别的。

上文我们说过，继志斋刊本在眉批中否定徐士范本的异文，而这些内容往往也见于弘治岳刻本，且所否定的内容多为曲文。事实上，继志斋刊本对弘治岳刻本的曲文继承的不多，而且常常与弘治岳刻本相同的曲文又见于其他系统的版本。因此，仅有继志斋刊本与弘治本相同的曲文，笔者暂时只找到五处：①“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第一出【寄生草】）；②“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第二出【醉春风】）；③“粉香腻玉搽胭项”（第二出【三煞】）；④“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结丝罗（第七出【搅筝琶】）；⑤“感怀者断肠悲痛（第八出【麻郎儿】）。

可见，从弘治十一年（1498）的弘治岳刻本，到万历十年（1582）的龙洞山农刻本（继志斋刊本的直接底本），经过八十余年的时间，《西厢记》的文本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仍属量变范围，继志斋刊本依然保持了弘治岳刻本的基本格局，并且还有部分内容直接源于弘治岳刻本。所以我们说，继志斋刊本好比源自弘治岳刻本的一条支流，经由它又有后来的日本无穷会藏《重校北西厢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藏《重校北西厢记》、三槐堂刊本、游敬泉刊本、罗懋登注释本、汤沈合评本等。

四、对后出刊本的影响

继志斋刊本是明刊《西厢记》四大版本系统之一的“重校北西厢记”系统的代表，以它为首的一批明刊本从形式到内容均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①。笔者已另文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除了对与其同一系统的版本产生影响外，我们还在玩虎轩刻本、起凤馆刊本中看到继志斋刊本影响的痕迹。

玩虎轩刻本，即万历间金陵汪氏玩虎轩所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今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有藏本，且均为残本。其中国图所藏仅附录1卷，安徽博物馆的藏本笔者未见。但国图所藏的这卷附录内容大多数与继志斋刊本所附的《重校西厢记考证》（单独装为一册）内容相同，只是继志斋刊本内容稍多，且分类较齐整。如，增加了张宪《题崔莺莺像》等内容，诗、文则明显区分，不像玩虎轩刻本间杂在一起收录。又，今存玩虎轩刊行的《琵琶记》卷首有汪光华的《琵琶记序》，末署万历丁酉年（二十五年，1597）^②，如果玩虎轩也在这年刊行《西厢记》，则其“附录”可能源自继志斋刊本以前的本子，或许就是龙洞山农刻本。当然，也有可能是龙洞山农刻本无此附录，是继志斋覆刻时据玩虎轩刻本增加，并作整理。

起凤馆刊本卷首《新校北西厢记考》、《凡例》中有部分内容对继志斋刊本的《凡例》有借鉴。如《新校北西厢记考》中有论角色一条：

考宋世杂剧名号，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有戏头、有头戏、有次净、有副末、有装旦；五人第有前四色，而无装旦。盖旦之色目自宋已有，而未盛元。外，院本止五人：一曰副净^{即古参军}、一曰副末^{又名苍鹘，可击群马，犹副末可打副净}、一曰末泥^{即正末}、一曰孤装^{即当场扮官长者}，而无生旦。元时杂剧与院本不同，多用妓乐，旦有数色：所谓装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点破其面谓之花旦。以今億之，所谓戏头即生也，引戏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净、装旦即与今净、旦同……

这与继志斋刊本《凡例》中论角色的一条稍有类似^③。而以下这些《凡例》，则明显是借鉴自继志斋刊本：

继志斋刊本《凡例》	起凤馆刊本《凡例》
曲中多市语、谑语、方语，又有隐语、反语，有折白，有调侃。不善读者率以己意妄解，或窜易旧句，今悉正之。	奇中有市语、方语、隐语、反语，又有折白、调侃等语。要皆金元一时之习音也，似无贵于洞晓。不谙者率以己意强解，或至妄易佳句，今尽依旧本正之。

① “重校北西厢记”一系除继志斋刊本外，还包括日本无穷会藏《重校北西厢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藏《重校北西厢记》、三槐堂刊本、游敬泉刊本、罗懋登注释本、汤沈合评本等。
② 参见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③ 按，继志斋刊本《凡例》中有“由来杂剧院本，皆有正末……副末……狽……孤……靚……鶯……獐……捷讥……引戏……九色之名”一段。

杂剧与南曲，各有体式，迥然不同。不知者于《西厢》宾白间效南调，增【临江仙】、【鹧鸪天】之类。又增偶语，欲雅反俗。今从元本一洗之。	杂剧与南北曲，宾白自有体调不同。坊本间效南曲增【临江仙】、【鹧鸪天】之类，欲工而反悖，今尽从旧本一洗之。
沙、波、么，是助词；俺、咱、咱，是“我”字；“您”是“你”字；“恁”是“这般”。唯“您”、“恁”二字，往往混腾，读者切须分辨。	沙、波、价、呵、么，是助辞；俺、咱、咱，是“我”字；“您”是“你”字；“恁”是“这般”。唯“您”、“恁”二字，诸本往往混淆，读者亦须分辨。
诸本释义浅肤讹舛，不足多据，予以用事稍僻者，而诠释之，题于卷额，余不复赘。	诸本释义，有妄牵合故事，或又引述蔓衍，不能摘节明白，致观者茫茫，今皆删正。
诸本句读于词义虽通，于调韵不协者，今皆一一正之。	诸本圈句，于词义亦通，但与牌名调韵不合，今皆一一定正。

虽然这些《凡例》，起凤馆刊本确系袭用于继志斋刊本，但二者曲文内容则明显非出自同一系统，所以，蒋星煜先生据此认为继志斋刊本是起凤馆刊本的底本是不妥当的^①。

另外，继志斋刊本对天启间出现的凌濛初校刻本，以及崇祯十三年（1640）闵遇五校刻本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凌、闵二氏的刻本中有一些内容，其早期源头是可以追寻到这里来的。

如，继志斋刊本各出的起止，与之前的弘治岳刻本和之后的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批点画意本等相较，均有不同。而继志斋刊本的分出情况与后来的王骥德校注本基本相合，并可能由经王本最后影响到凌刻本的分折，笔者已另文讨论了这一问题^②，故此处从简。

凌刻本是综合之前刊本校勘整理而成的明刊《西厢记》版本之一，故其内容与之前刊本相比，既不与任何一个刊本基本一致，但又能在任何一个刊本中找到其身影。如，凌刻本第二本第三折老夫人背盟后，张生辞出，并求计于红娘，红娘白中有“俺小姐深慕于琴”一句，在之前刊本中，只有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及属于“重校北西厢记”系统的版本如此；王骥德校注本或受影响，亦如此。其他如徐士范刊本作“俺小姐稍习音律，酷好鼓琴”，后来的批点画意本等与之同；而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则作“俺小姐素耽于琴”。

闵刻本与凌刻本一样，也是借鉴之前众多版本整理而成。所以，在闵刻本中，也能找到取自继志斋刊本的内容。如，其一之一《佛殿奇逢》【胜葫芦】“半晌却方言”句；二之一《白马解围》孙飞虎开场白中“彪镇守河桥，统着五千人马”二句，【六么序】之【么】“一霎时敢剪草除根”句，【后庭花】“把先灵为细尘，断送了爱弟亲”二句；第二本《楔子》【叨叨令】“万余斤黑面从教按”句；二之二《东阁邀宾》【脱布衫】“他启朱扉急忙答应”句；二之三《杯酒违盟》【庆宣和】“我却待目转秋波”句；等。另外，闵刻本的四字标目也与继志斋刊本每出目一致，从这也能看出继志斋刊本对它的影响。

继志斋刊本是今存《西厢记》明刊本的早期刊本之一，是明刊《西厢记》“重校北西厢记”这一版本系统的代表。它是万历十年龙洞山农刻本的覆刊本，虽沿弘治岳刻本这一源头一路走来，但由于明刊《西厢记》的早期刻本幸存较少，故从现存刊本中已经难以找出其底本（或说“龙洞山农刻本的底本”）。徐士范本第七出【庆宣和】“我只见目转秋波”句有这样一条眉批：“赵本作‘我却待目转秋波’。”这句继志斋刊本正好如此，龙洞山农刻本的底本与此“赵本”是否有关，凭此孤证，当然不敢妄加推测。

（责任编辑：闫丽）

① 见蒋星煜《〈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王、李合评本与神田喜一郎藏本》，《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1—143页。

② 参见拙文《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之底本、校本考》，《文献》2009年第2期。